

詩界革命鉅子：

丘逢甲傳奇（上）

●李世昌（旅美作家）

生逢甲子七歲能詩

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是丘倉海逝世八十週年紀念日，筆者特以「丘倉海其人其事其詩」一文，追述此一臺灣愛國詩人的生平，以表紀念之忱。

丘倉海，原名逢甲，以生逢甲子，因之爲名。字仙根，號蟄仙，又號仲開。自同廣東祖籍後，將舊名逢甲棄置不復用，改以倉海爲名，並常以「倉海君」爲筆名，偶署「大武山人」或「臺灣遺民」。其先世由福建上杭遷粵之鎮平。按鎮平於明崇禎六年設縣，初隸潮州府，後改屬嘉應州（即今之梅縣），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改爲蕉嶺縣，以城居「蕉嶺」之陽，因以爲縣名。地在梅縣之北，東北與福建省接壤，位武平水東岸。丘姓在蕉嶺爲望族，倉海自其祖任俊公，始由粵遷居臺灣，家於苗栗。其父潛齋公，碩德宿儒，設教於苗栗銅鑼灣李家塾，倉海即於民前四十八年（一八六四）清同治三年，甲子歲，出生於此地，爲潛齋公之次子，長後移居彰化縣翁仔社。德配林氏先卒，繼娶廖氏，後又納妾呂氏，

有丈夫子七人，女二人。長子初名伯琮，入中學時改名琮，生於清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二月五日，時已遷住臺中潭子鄉。

倉海先生，生而岐嶷，軀幹魁梧，自幼聰穎，四歲就塾，七歲即能詩，有神童之目，光緒三年丁丑，十三歲應童試，考列臺中府彰化縣生員，臺灣巡撫兼學使丁日昌（粵之豐順人，官至江蘇巡撫，曾佐曾國藩，所歷皆有名績），見他年紀最小，繳卷最先，特加注意，因召前垂詢，命作臺灣竹枝詞以試其才。倉海秉筆伏案撰作，日未落即成百首，日昌驚爲奇才，因贈予「東寧才子」印一方，以表激揚。至唐景崧（廣西灌陽人，同治四年進士）分巡臺灣時，爲獎掖後進，每年薦拔優秀文生，到海東書院就讀，並聘進士施士浩主講，倉海亦被擢入該書院勤讀。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丁亥，唐景崧以臺灣巡撫（景崧原爲臺灣藩司，自巡撫邵友濂內調後，清廷乃令景崧署巡撫），招佐幕府，倉海應招並師事之。同時攻舉子業，於次年（一八八八）戊子，二十五歲，赴福州應福建戊子科鄉試，中第三十一名舉人。翌年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己丑赴京會

試，獲中第八十一名進士，殿試二甲，授工部主事。惟不樂仕進，以親老告歸，怡情梓里，上體親意成家，下教諸弟成學，並於居停柏莊爲唱酬之所（倉海臺中住宅曰柏莊），往來各書院爲掌教之地（先後主講臺中衡文書院，臺南羅山書院，嘉義崇文書院），一以寄情吟詠，弘揚詩教；一以廁身教育，作育人才；志行高潔，正所以宏大人之偉業也。

割地亡台居中抗敵

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甲午，因朝鮮事而起中日之戰，清軍敗績，卽史稱「甲午之役」。日夷既覆朝鮮，復謀臺灣，中外爲之大震。時倉海蒿日時艱，傷心國事，當和議未定，割臺之聲正在醞釀之際，卽涕零陳詞，瀝血上書，先以電韻，繼之電爭，清廷均不納，乃刺指血書「拒倭守土」四字，誓死抗議割臺昇日。同時積極集合鄉民加以訓練，組成義軍，以備戰守。並對全臺同胞大義相告，涕泣而言曰：「吾臺孤懸海外，去朝廷遠，不啻甌脫。朝廷之愛吾臺，曷若吾臺民之自愛。官兵又不盡足恃，若一旦變生不測，

（上）奇傳甲逢丘

朝廷違復能顧吾臺？惟吾臺人自戰，家自爲守耳。否則禍至無日，祖宗廬墓之地，擲諸無何有之鄉，吾儕其何以爲家耶！」（引自江瓌撰「丘倉海傳」）。此一字一淚之言，聽者莫不哽咽痛哭，咸願唯命是聽。倉海乃自捐家資，「編全臺壯民爲義軍，計成募者三十五營。」（引自丘瑞甲「先兄倉海行狀」。）唯另據方延豪「丘倉海先生與臺灣」一文，則云：「編籍得一百六十餘營，特別訓練者三十二營，」併此附及）。

乙未（一八九五）清廷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赴日議和，於四月十七日（陰曆三月廿五日）簽訂馬關條約，割臺之局已定，倉海先生乃哭訴曰：「余早知有今日矣！雖然，臺灣者，吾臺人之所自有，何得任人之私相接受？清廷雖棄我，我豈可復自棄耶！」（同前引江瓌「丘倉海傳」），即首倡自主之說，於同年五月一日（四月初七日）倡主「臺灣民主國」，親自起草憲法，仿美、法之制，設議院，立政府，建官制，定國號（以「永清」爲國號，意爲「永戴聖清」，冀清廷之諒解），製國旗（以藍地黃虎圖徽旗爲國旗），推舉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，丘倉海爲副總統，即日宣告就職，於五月廿五日（五月初二）起兵抗日。依臺灣形勢，分北、中、南三大據點，劃定防守戰備地區，以臺北爲重心，由唐統率原有在臺官兵守禦，總兵劉永福率黑旗舊部官兵守臺南；倉海爲義勇大將軍，統率臺民新編之義軍守臺中。

就當時情形，由倉海先生倡議護臺，一經呼號，全臺響應，民心奮揚，士氣壯盛，日軍迭次

來窺，未敢登陸。原先倉海之意，認爲全臺形勢主要在於臺北，景崧雖號知兵，但防禦作戰，遠不逮永福，必須兩者力量共守臺北，始有可勝之算。時劉永福亦由臺南北來，視察北部防地，認爲防地工事草率且防兵多懦弱，乃向景崧建議自己部隊移駐臺北作重新部署，逢甲也從中調停，指陳利害，均未被接納，因此永福慨嘆說：「維卿（景崧字）不懂軍旅，徒然聰明自用，不納善言，來日必招致失敗！」未幾，日艦大集，發兵猛攻基隆。此時也，景崧坐鎮臺北，一因臺北官兵龍雜紛歧，騷恣猜疑，且所任非人，遂爲日軍所乘（如命營官包幹臣助吳國華守三貂嶺，倉海深窺包某一面膽小畏敵，一面又好大喜功，力阻不可用而不聽。結果吳國華斃日兵軍官，而包某馳至，竟奪日兵官首級，冒爲己功，致激怒吳國華遂捨日軍，回兵追逐幹臣，使日軍得乘機返旆，而奪得三貂嶺）；二因軍無紀律，任部下胡作非爲，騷縱而不可制（如什長李文奎殺方副將於無署，目無法紀，倉海進言，必須正李某之罪，始能殺一儆百，以肅軍紀，而振士氣，而景崧亦不從）。似此影響所及，軍中即生變志，日人則乘機收買少數漢奸作嚮導，於五月二十九日在基隆之澳底登岸，六月八日臺北陷落，二十一日宜蘭亦被攻佔，至此整個臺北戰局已不可收拾矣。

在此，有附帶一述者：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法人侵安南，據東京。翌年法任孤拔爲東京艦隊總司令，再大舉侵越，清廷以安南向爲中國藩屬，乃與法戰，不料失利退守諒山，時命李鴻章與法議和，約未成而法兵又攻諒山，另以海軍

侵擾我沿海各地，佔據澎湖。時援越主將爲馮子材。唐景崧、劉永福亦均參與此一戰役。景崧曾守諒山，敗法軍於宜先。永福與馮子材均同爲粵之欽州人，子材時年已七十，率部奮戰，大敗法軍於南關，乘勝進克諒山，同時法海軍亦爲劉銘傳所敗。自西人入中國以來，未有如此次法兵之大敗者。此役，劉永福助安南戰敗法人，戰功僅次於馮子材。隨而法人請和，乃於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與法訂安南新約於天津，承認安南爲法所有，這是打勝仗而訂屈辱條約，爲國際歷史

上從所未有之笑柄，可見滿清頹頹無能一斑。按劉永福爲洪楊餘黨吳鯤（阿忠）部將，任旗頭，以七星旗爲大纛，號「黑旗軍」。世稱黑旗將軍。時太平軍在東南各省已被次第消滅，永福隨吳鯤竄抵安南，旋自率所部從波斗，自立門戶，有衆二十萬人，儼然一強國干城，先後於三十一歲時，助越南平定白苗之亂，擊敗白苗萬餘人，並殺其總督盛文義；三十五歲時，法軍攻河內受越王諭出兵，大破法軍於河內，斃其侵越元戎里威伯及其副將。中法簽訂天津新約後，中越和議成，時是光緒十一年初，「黑旗軍」奉詔歸國，以永福爲副將用。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，五十歲，奉朝命特授閩粵南澳鎮總兵（即今廣東之南澳縣，在汕頭、饒平東南海中）。二十年六月，中日甲午之戰起，奉上諭往臺灣，隨同巡撫邵友濂辦理防務，隨招募粵勇兩營，逕赴臺南，爲欽辦全臺軍務事宜。另唐景崧亦於前時抗禦法人侵越有功，先後授臺灣道、摺藩司。甲午中日之戰起，景崧劾巡撫兼督辦全臺軍務之邵友濂

辦事不力，清廷乃改任唐署理臺灣巡撫兼督辦全臺軍務。及日軍侵臺，劉永福奉命兼署臺南鎮總兵。至是唐劉兩人，又復在護衛臺灣的任務上站在同一戰線上矣。

浮筏內渡留下義軍

但此次永福與景崧，分兵南北，因彼此舊日在越南共事時曾有怨讐，至臺後彼此仍是貌合神離，內心芥蒂甚深，因此不能同心協力，團結禦敵，各自為戰，致為日軍各個擊破。在台北地區，敵軍未至，而先內部兵叛，庫銀被搶，總統府被焚，唐景崧棄「臺灣民主國」金印，只帶巡撫印於六月六日避難於淡水德高德忌士洋行，微服乘德船亞沙號逃赴廈門（另一說唐景崧於六月八日微服挈一子潛至淡水附英輪內渡至廈門），置臺灣事於不顧矣。日軍佔有臺北後，即乘勢沿鐵路線南侵。日人以倉海首倡臺灣自主，率義軍抵抗最力，因急欲得之，出重賞嚴索。時危勢急，倉海仍思與固守臺南之劉永福合力，再圖禦敵之策，殊道梗不能通，乃轉變念頭，想退據山地去死守，與臺灣共存亡。時其部將謝道隆進言曰：「臺灣雖亡，能強祖國，則可復土雪恥，不如內渡。」於是倉海從其意，即傳告各地義軍自由抗戰，自行善後，遂痛哭辭別臺灣，奉父母及偕謝道隆等幾個部屬內渡，浮大筏經六日抵廈門。

日軍據有臺北，於六月二十二日攻陷新竹後，繼續南侵，八月十五日陷苗栗，二十六日陷臺中，二十八日陷彰化，在反攻八卦山時，義軍統領吳湯興及黑旗軍統領吳彭年均壯烈殉難（均見

「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」四至五頁）。劉永福得悉敵人節節向南進迫，且其海軍又由海上向屏東之枋寮登陸北犯，南北夾攻，臺南情勢已危急萬分，乃號召屏東地區之紳民，響應禦敵。因此屏東客家莊人士，在屏東西勢之六堆忠義祠集議誓師，公舉邱鳳揚為大總理，鍾發春為總參謀，一面分遣義軍，馳援臺南，退敵於斗六；一面部署義民，鞏固鄉村，拒敵於海疆。

六堆血淚光輝史實

按西勢六堆忠義祠，乃是自明李鄭成功率師入臺，我大陸隨師渡海來臺之忠貞義民，懇關炎服，防禦海盜奸宄，正義安民，精忠報國，地方紳民建祠崇祀先烈先賢，發揚民族精神之紀念祠宇，多為客族人士所居之屏東佳冬、新埤、潮州、內埔、竹田、麟洛、長治、高樹、萬巒，以及高雄之美濃、六龜等十餘鄉鎮地區為範圍，相約劃地為營，聯莊為壘，分先鋒、中心、前、後、左、右六個地區，結村自保，因以「六堆」為名。

民國四十六年間，羅卓英將軍來臺住居屏東時，曾倡議重修，將我臺民從事革命、抗敵起義、反共戰役等犧牲之義民，志士，均恭迎入祠奉祀，每年分春秋兩祭，有常設之基金及委員會董其事，成為六堆地之忠義先烈之精神堡壘。惟此次響應劉永福之號召，發動保鄉抗敵，因情勢緊迫，不旋踵高雄，鳳山先後於十月十五日及十六相繼陷落，至十月二十一日，臺南亦被攻陷，劉永福則先於十月十九日迫得乘英國厘士號郵輪內渡，初至廈門，經漳州、汕頭返廣州。至此臺灣除

了屏東之六堆地區外，全島均已淪亡。結果也就如丘倉海「離臺詩」所云：「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」了，可慨也已！

在唐景崧、丘倉海、劉永福相繼內渡，大勢已去，只屏東一隅之義軍義民，在敵我勢力懸殊之下，亦難逃傾覆敗亡之命運。惟此時六堆民衆不論男女老幼，莫不振臂四起，一致高呼：我們是中原民族，是炎黃子孫，豈有不交一戰，即豎白旗之理？大家在「守國土不怕犧牲，拒外敵不計成敗，頭可斷，血可流，寸土不可讓」的強烈激勵下，由總參謀鍾發春發出呼喚：「我們要打一個氣節硬仗，縱使戰到一兵一卒，曝骨沙礫，也遠比投降、終身為奴好，以其代代為奴，不如殺敵殉命。」真是義薄雲天，氣壯山河。隨即按六堆地區分配戰守任務，分途出發迎敵，一場大戰廝殺，於焉展開，其中於屏東佳冬鄉之歲月樓，長治鄉之長興莊及高雄縣之美濃牛埔三地戰鬥最為劇烈，尤其長興莊，可謂寸草不留，全成焦土，因此被稱為「火燒莊」，即由此而來。日後前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來臺聞其事，曾有詩云：「氣與山河壯，名爭日月光；煌煌民族史，照耀火燒莊。」這一戰役，六堆能戰的壯勇兵卒，已所剩無幾，當敵軍大舉侵來，懷於六堆之大義精神，不但不敢隨便對六堆加之歸順之辱，且其主將桑波田親身到忠義祠去祭拜殉難之烈士義民，並一再請求拜見領導抗日之大總理邱鳳揚，總參謀鍾發春等人，這是中華民族正氣鎮懾異族暴力的血淚光輝的一頁，順便提及以誌不忘。

興學作育革新人才

倉海先生內渡後，先寄籍潮陽，不久返回祖籍鎮平故鄉，因祖宅已毀，乃卜居員山（今之文

福鄉）淡定村另築「心泰平草廬」，榜廬曰「念臺」，並改其長子琮名為念台，以示不忘光復臺灣之素志。自己則以推廣教育事業，造就人才為職志。

名人名聯集粹（九）

●劉兆田

才子佳人總情癡，女愛男歡，願生女皆佳人，生男皆才子，

花好月圓無量壽，天長地久，看地下花常好，天上月常圓。

這是易實甫壽妾聯，上下對仗，至為工整。也道盡了人生的願望。西方有言「為

花與女人是上帝的兩大傑作」，這似乎是就男人而言，如就女人來說，應該是「才

子與圓月是上帝的兩大傑作」了。

艱危知勁命，

然諾重生平。

這是于右任晚上海聞人杜月笙聯。上聯是因杜氏於北伐及抗日兩役中具有貢獻。

下聯是說杜氏為人，向所一諾千金；有求於他，只要他答應，一定力求兌現。上

海商場中，流行所謂「閑話一句」，據說出於杜氏。再說于右任撰聯，往往是言簡

意賅，義明氣壯。如其晚陳布雷聯：「文章天下淚，風雨故人心」，何其悲壯？

何其情深？

分別在自己故鄉及潮汕、廣州為設校，講學及推行新學之三大據點。在鄉首設自強社課，在縣城倡辦初級師範學堂，並分設員山、東山兩家族學堂；另復派人分別在閩之武平、粵之嘉應、平遠、興寧等邑，為同宗籌辦族學，皆先後成立，計在閩、粵之間不下數十所。影響所及，他族亦踵起效之，在粵東及韓江上游小學教育，賴倉海先生之倡導推行，而蓬勃發展。在此同時，他以縣處山僻，事不足為，除留諸弟輩治家及兼顧鄉事外，自己則向潮汕方面發展，仍以經營學務為主。

先後主講韓山、景韓、東山各書院，並於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己亥冬，在潮州創辦東文學堂。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庚子，受粵政府之派，赴南洋訪問並聯絡僑民之便，進行籌募創辦學校經費，計劃在汕頭設立嶺東同文學堂，以推廣新學，培植革新人才為目的，除自任監督外，並以溫慕柳（溫名仲和，嘉應州松口人，清光緒乙丑科翰林）分掌教務，效歐美新法教育青年，以革命維新鼓勵後進，一時有志之士趨赴就學者甚眾，此對日後辛亥革命，嶺東義士踴躍投效革命，啓導與影響良多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丙午夏，倉海先生受兩廣總督岑春煊招聘，出任兩廣業務處視學，及廣州府學堂監督。次年（一九〇七）丁未，被舉為廣東教育總會會長，並受聘為兩廣學務公所議紳。另又兼任廣州府中學、兩廣方言及商業學校等監督，專以興學作育革新人才是尚。這是倉海先生全心投注學務所作貢獻之大略。（未完）